



▲無人機七夕表演圖案。

明日七夕浪漫起來

明天就是七夕了。對年輕人而言，這個源自中國傳統文化的節日，不應只是商場裏的玫瑰和巧克力、網上商城以此為噱頭的打折券，而是值得更具中國味的浪漫。

古人仰望星河，把對愛情的嚮往、對美好生活的期盼，寄託在這個特殊的夜晚。千百年來，七夕留下了許多有趣的習俗：穿針乞巧、拜織女、賞星河、吃巧果……這些文化記憶，依然需要隨時被重新拾起。

與其把七夕交給商業營銷，不如給傳統文化一個重新走進年輕人生活的機會。七夕當天，不妨約上喜歡的人、三五好友，去參加一場中國風園遊會：穿漢服逛市集，體驗投壺、剪紙、漆扇、香囊製作，聽一段古樂，賞一場傳統戲曲，晚上再一起抬頭看看星星。這樣的七夕，同樣浪漫，而且多了一份獨屬於中國人的文化滋味。

其實，傳統節日最怕的不是年輕人不喜歡，而是它只能停留在課本和博物館裏。如果文化能夠變成一場好玩的活動、一件有設計感的文創、一頓應景的美食、一場年輕人願意主動參與的聚會，它自然就有了生命力。

因此，讓年輕人愛上七夕，不能只靠年輕人自己努力。社會也應該提供更多支持。城市可以舉辦公益性的七夕中國風市集、傳統文化體驗和戶外雅集，景區、博物館、文化場館可以推出更有創意的節日活動，媒體和平台則可以加強對七夕文化內涵的介紹，讓「中國情人節」不只是消費符號，更成為文化認同。

七夕的浪漫，不只有愛情。它也是我們與祖先隔着千年時光的一次相遇。年輕人不妨去逛一場園遊會、穿一次漢服、學一門手藝、看一場星空。把古老的節日過出今天的樣子，可謂對傳統文化最好的傳承。



樂 活
潘 少

逢周一、二見報

沔陽三蒸

在講究熱烈、生猛的湖北江湖菜裏，「蒸」這個做法，聽上去就有些不給力。炒有鑊氣，炸有聲響，燉有耐心，唯獨蒸，一鍋水、一屨籠，看上去毫無難度。

可你只要走進武漢的街頭巷尾，或在江漢平原的飯局中落座，就會發現這股「溫吞」才是真正統治荆楚大地灶台的神秘力量。而沔陽三蒸，則可謂其中最無法忽視的存在，名字樸實，資歷嚇人，傳承六百多年，此外還是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。

先說清楚，沔陽是今天的仙桃，江漢平原腹地，武漢往西一腳油的事。所謂三蒸，最普遍的說法是蒸肉、蒸魚、蒸菜，蒸的不是三道菜，而是三大類。

當地人的邏輯是：天上飛的、水裏游的、地下長的，皆可入籠，「三」不過是個虛數而已。可別看它包羅萬象，成敗的「開關」卻在一把米粉上。要用當地產的籼米，這種米磨出的粉質地疏鬆、不黏也不散，有天然的顆粒感。食材切塊上漿，裹上米粉，連「上粉」的程度都有講究，不能太厚結塊，也不能太薄導致汁水流失。

上籠的那一刻，猛火伺候，蒸汽滲透力強，不用翻不用攪，食材便已被「馴服」。所以「蒸」聽着柔和，實則是最猛烈的「水火相濟」。

等它們擺到你面前，蓋子一掀，白茫茫的水汽裹着香味直衝腦門。米粉緊緊鎖住了食材的精髓，五花肉軟糯細膩，肥油被蒸開，只剩下舌尖一抿一滑的油潤；魚肉完全不腥，嫩得像豆腐，酥爛不散架，鮮甜得勾魂攝魄；但我依舊最愛蒸菜，南瓜、紅薯永遠是壓軸主角，藕柔韧甘甜，好像在高溫的逼迫下，菜跟肉悄悄完成了一輪靈魂互換，成就出彼此最好的樣子。

聽說在沔陽，蒸菜方為待客的最高禮數。不爆炒、不聲張，把真材實料交給時間，籠蓋一揭，白霧散處，全是誠意。



食 色
判 答
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在硝煙彌漫的中東，戰火似乎成了這片土地的底色。然而，新近在內地上映的電影《歡迎來龍餐館》卻另闢蹊徑，將鏡頭對準一方小小的中餐館。影片以中國人的第三方視角冷靜審視中東動盪，在柴米油鹽的煙火氣中，拆解戰爭的殘酷真相，闡釋和平的珍貴意義。

影片的敘事格外克制細膩，沒有刻意堆砌慘烈的槍戰場面，也沒有塑造無所不能的英雄形象，只是聚焦亂世中芸芸眾生的命運。中國廚師徐福本是個充滿「平凡人弱點」的小人物，為還債遠赴中東謀生。戰爭猝不及防爆發後，他目睹了生靈塗炭、尤

其是無辜兒童被極端思想裹挾，淪為戰爭工具，其內心的悲憫被徹底喚醒，最終選擇挺身而出，用熱騰騰的飯菜、一次次伸手相助，化解仇恨與對峙。

影片動人的反戰內核，濃縮在「好好吃飯」四個字裏。導演沒有用歇斯底里的控訴去渲染仇恨，不評判紛爭對錯、不站隊各方立場，只是真誠地闡述「戰火之下，沒有贏家」的樸素道理，讓影片具有了超越國別與種族的普世價值。電影最終也並未炮製理想化的圓滿結局，而是留下一絲「有限的希望」：倖存的孩童放下刀槍，握住鍋鏟，讓龍餐館的煙火與善

意，在多年後得以延續。這種溫潤留白的處理，遠比刻意煽情更直擊人心。

從《我不是藥神》到《奇跡·笨小孩》，再到如今的《歡迎來龍餐館》，導演文牧野始終保持對現實主義的敏銳觸覺，創作題材從本土議題延伸至國際語境，以更開闊的視角，探討戰爭、隔閡與人性救贖，拓展了國產電影的表達邊界與思想深度。而在演員陣容上，一直以喜劇形象深入人心的沈騰，褪去以往的戲謔鬆弛，精準演繹出小人物身處亂世的無力與堅守，讓角色真實立體。蔣奇明飾演的餐館經理同樣大放異彩，兩人互為

映襯的默契演繹，撐起了這部影片厚重的情感底色。

世界很大，灶台很小，但這方寸之間的熱氣騰騰，或許才是對和平最樸素也最有力的守護。《歡迎來龍餐館》替無數被戰火裹挾的普通人發聲，道出了直白的真相：當安穩吃飯、平淡度日都成為奢望，所有的主義、紛爭、仇恨，都顯得空洞又荒謬。



十八彎
關 爾

逢周二見報

《圍城》中的男性

他與鮑小姐在船上鬼混、在國外買假文憑，嘲諷起來也毫不手軟。小說中還幾次將方鴻漸比喻成「狗」——這些地方都透着錢鍾書敘事時嘲諷的狠勁。

對於小說中的另一個主要人物趙辛楣，錢鍾書也沒多客氣，先是寫他對方鴻漸因吃醋而生敵意導致的各種可笑，後來又寫他在汪太太面前沒能把持住的窘態和狼狽——這些都包含了錢鍾書對所謂精英人士的不屑。至於小說中的其他男性曹元朗、董斜川、褚慎明、高松年、李梅亭、汪處厚、韓學愈、劉東方、陸子瀟、顧爾

謙，錢鍾書也無一不諷，在他筆下均成了或怪誕或猥瑣的角色。小說對高松年們玩校園政治、弄婚外戀情、爭職銜名位、搞拉幫結派，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揭露。相對於方鴻漸羞於提及買來的假文憑，韓學愈卻理直氣壯地宣示着子虛烏有的「克萊登」是「很認真嚴格的學校」「普通學生不容易進」——這樣的人在大學裏反而吃得開，不但做系主任而且還是比同為系主任的趙辛楣高一級的系主任。

錢鍾書在《圍城》中嘲諷盡了書中所有人——憑着對不同個體的嘲

諷，他揭示了這些人的共性：都是可憐的生物！他們的種種可笑都是在用各種方式實踐着自己的生存，而在錢鍾書的眼裏，這些「實踐」不過是徒勞的掙扎——此時的錢鍾書，他的優越感已不是源自男性，而是一種因智力超拔而具有的「上帝」意味。



過眼錄
劉 俊

逢周二見報

劇場禮儀就是文化素質

眾仍會感到值回票價。

三十多年前，我有幸獲得一筆藝術資助金，讓我到英國考察兒童劇及木偶劇的發展。趁着這機會，我亦到倫敦西區劇場觀賞了好些商業舞台劇。該等都是長期演出劇目，大部分門票都預早發售，不過亦有些退票或臨時加開座位，會以特惠票形式即場發售。如我般的「窮遊客」便會在下午時分到達劇場排隊購票（當年仍未有線上售票系統）。當時我觀賞了好幾齣西方熱門音樂劇，例如《西貢小姐》、《歌聲魅影》，看戲時發現與

香港的劇場有別，場刊（或稱節目單）都要另外付費購買。觀眾若想知道有關演出的更多資料，便要吝金錢。

香港現在能夠發展熱鬧的商業劇場，實屬美事。商業劇場與嚴肅劇場性質有別，但是並不衝突。前者能夠拓展觀眾市場，亦令戲劇工作者獲得更多就業機會；後者能夠讓戲劇愛好者得到心靈啟迪，提升文化修養。

不過，商業劇場亦要對觀眾作出教育和要求。現時線上不時會有「劇場常客」的觀眾投訴，觀劇時身旁的

觀眾仍在看手機，設備光線打擾他人；甚至有些觀眾在講電話，影響舞台上的表演氣氛。其實這些舉動不單在劇場發生，即使在電影院亦會出現。劇場的禮儀就是文化素質，期望所有人都會一同進步，懂得為他人着想。



文藝中年
輕 羽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阿倫德爾城堡一日遊

阿倫德爾城堡（Arundel Castle）位於英格蘭西薩塞克斯郡阿倫德爾古鎮，從我們的居住地駕車前往，一個多小時抵達。

城堡始建於一〇六七年，最初為木質防禦工事，後改建為石質建築。自十一世紀起成為世襲莊園，十九世紀後期以哥德式風格重建，上世紀五十年代起，部分區域對公眾開放。城堡屬於諾福克公爵家族私人擁有，由其慈善信託基金管理營運，為英國一級保護建築。

城堡四周由古城牆包圍，現存較古老部分為十一世紀建造的軍事要塞，包括雉堞形要塞、橋頭堡、塔樓、水井、城門控制裝置等防禦設施遺跡。十四世紀增建了哥德式特色拱頂的小教堂，十九世紀又新增了維多利亞式宴會廳與藏書室。城堡佔地約四十英畝，其中花園佔了三十八英畝，幾何型園林、梯田、噴水池、玫瑰園、白花園等皆是姹紫嫣紅，清澈芬芳。

城堡內展示掛氈、繪畫、瓷

器、雕塑、傢具、鐘錶、彩色玻璃、紋章、鎧甲、家族肖像等珍寶文物逾四百件，是英格蘭主要的藝術收藏機構之一。城堡主更備有幾間豪華客房，供朋友到訪時居住，客房亦開放予遊客參觀。



紅塵記事
慕 秋

逢周二見報

的士款式

香港的交通運輸裏，如果說港鐵就像是骨骼，以超大的運載能力貫通香港各區；巴士是筋脈，將各居民區與港鐵路網相結合；那的士就像是紅色的毛細血管，把一個個如同細胞般個體的家與去處連接起來。蘭桂坊醉意朦朧的夜，中環燈火通明的凌晨，都由的士串起。

目前香港有逾一萬八千輛的士，按營運地區分成紅、綠、藍三色，而最經典的，莫過於可以穿行香港大部分區域的紅色的士。

香港的士的發展，也映射着時代的變遷。很長一段時間裏，街頭的士都是方正、耐用、空間寬敞的日系三廂車，配上一台計價器、石油氣的引擎聲，再加一個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塑料座套。它們足夠結實，方便維修，後排坐得下行李與一家人，不少也承載了的士司機的全副身家。

這種一致性，是舊日香港一種務實的審美。許多人對香港的士的

記憶，就存在於那一輛輛的士裏。不過，這種「清一色」正在慢慢鬆動。混能、純電動等新動力車型已不斷進入人們的視野。在新成立的的士車隊中，眾多來自國產品牌的車型進入視野，例如純電的六座的士、近期的「紅旗」的士，都成為了新鮮面孔。

從曾經的「清一色」到如今的多種多樣，改變的不只是車款。內地龐大而成熟的製造體系，並非「便宜貨」的代名詞，而是交通快速迭代的來源。

偶爾在街頭看見一輛光潔鏗亮的的士，我仍會下意識多看兩眼。但無論它是舊式方正的款式，還是新款更安靜、更有科技感的電動車，它仍然是城市脈絡中的毛細血管。



漂遊記
杜 若

逢周二見報

口 音

五個月的嬰兒就能辨別口音，更親近和家人口音相似的人。五歲前幼兒模仿父母的口音，五歲後我們的口音則更受小夥伴影響。口音在童年時代就不知不覺養成了，主要看和誰相處的時間多，一般很難改變。

美國語言學家Valerie Fridland認為，口音是語言演變的結果。獨特的口音生成於相對獨立、隔絕的環境中。如果和其他族群朝夕相處，「語言調適」（speech accommodation）發生作用，彼此的口音會變得越來越相似。口音隨機生成，照理無所謂好壞，然而美國人對口音的偏見根深蒂固。他們在初次見面的三十秒內就會根據口音判斷對方的年齡、種族、故鄉乃至社會地位。

白人常將「黑人口音」和貧困、暴力聯繫在一起，有「黑人口音」和「白人口音」的客戶找房的經歷截然不同。口音可以讓人感到親近也可能拒人千里之

外。在美國，操南方口音會被北方人視為無知的「鄉巴佬」，操北方口音又會被南方人排斥為「外人」。口音也能代表政治立場，所謂「南方口音」是美國南北戰爭後才形成的，如今常被視為保守、落後的標誌。

美國的「七〇後」（X世代）是首先突破口音邊界，最早失去地方口音的一代。他們成長期間，美國社會的工業化程度提高，人口流動增加，白人父母大多離開市中心，搬到了郊區。「八〇後」、「九〇後」、「〇〇後」受互聯網影響，原生口音消失得更快，因為他們還主動學習流行的口音。

有人為口音的消失感到失落，因為口音和文化息息相關。但大勢所趨，無可挽回。



墟 里
葉 歌